

# 情感、节奏与气韵

读蒋公《戊心斋吟稿》  
薛序

好诗都讲究情感节奏与气韵，这是不言而喻的，古典诗词也是如此。

蒋成忠先生最近由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词新集《戊心斋吟稿》，这应当算是高邮诗坛的一件大事。因为在高邮，每年正式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虽然有两位数之多，但诗集寥寥无几，古典诗词专集更是少之又少。

蒋公在古典诗词中已浸淫二十多年，加之他又是现任的高邮诗词学会副会长，《高邮诗词》杂志主编，其影响力自然不小。尽管他很谦虚，自认为他的诗词作品大多“仍为初级阶段，留之无大碍，去之实不忍”（见该书“自序”），属“鸡肋”类，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，读后仍感到获益匪浅。

古典诗词的最大特点是篇有定句，句有定字，字有定韵。这个“三定”，对于我等一般的习作者、爱好者来说，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一样，处处感到受掣。但蒋公却认为这是“小技也”，“诗词曲之格律一旦掌握，即可运用自如，神游其间”。

读完《戊心斋吟稿》，深觉蒋公此言不虚，他的许多作品确实已进入信手拈来、左右逢源的“自由王国”，尤其在情感、节奏与气韵的处理和调控上，已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境界。

先谈情感。

情感是诗词的本质属性之一，没有情感就没有诗词。这一点古人特别强调。陆机《文赋》云：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云：“诗者，吟咏性情也”，钟嵘《诗品》则曰：“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”

诗词中的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，它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摹写上。如《春日春雨》：“忽闻浙浙乐陶陶，久旱田畴望脂膏。细雨连春滋碧草，和风夹暖绽红桃。青溪渔父扬眉笑，绿野农夫把耒操。明日云晴更好，长空万里爱天高。”这首七律通过对久旱得春雨的具体物象的描绘，对渔父农夫在雨中“扬眉笑”、“把耒操”的神态、动作的描摹，写出作者“乐陶陶”的喜悦心情，这种情感就显得实而真，没有任何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牵强与苍白。再如《仙吕·一半儿办厂》，这是一首曲，虽寥寥五句三十五个字，却写出了企业家办厂过程中的真实经历和感受。特别是末句“一半儿归余一半儿人”，既符合曲牌“仙吕·一半儿”在形式上的要求，又巧妙地出现现实中企业家办厂的真实结果，读后既让人感叹，又让人唏嘘不已。

继续谈节奏。

绝、律的节奏就是朗诵时的停顿，它是由汉语固有的结构和组词方式所决定的。汉语一般以双音节居多，因而古典诗词的节奏也就以两字一顿为主。比如五绝和五律是每句五个字，其节奏大致为“二一二”或“二二一”，而七绝和七律是每句七个字，其节奏大致有“二二一二”或“二二二一”。如《农夫菜场卖荷花》：“青莲不语自流芳，菜场飘来扑鼻香。挑担农夫吃得饱，小钱花点买心良。”就属于“二二二一”，而《秋意二绝句》：“风流十月似春时，萧索秋情别有姿。寥廓霜天谁惜爱，满山红叶最相思。”则属于“二二二一”。

绝、律中的节奏要明朗，要符合汉语组词的规律，这只是基本要求。蒋公当然不满足更不囿于这种基本要求，他的大多数绝律都是把不同的节奏规律糅合起来使用，也就是在同一首五绝或五律中既有“二一二”，又有“二二一”，在同一首七绝或七律中既有“二二二一”，又有“二二二一”，这就使节奏产生变化，使组词方式参差错开，从而产生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之美。比如《魁星阁》：“杰阁依偎朱榭，魁星高照蕴文昌。不求福地鸿儒聚，但愿黎民尽俊良。”很明显，此诗中的一、二、四句节奏是“二二二一”，而第三句是“二二二一”。

再说气韵。

气韵不仅与韵律、节奏有关，更与前文述及的“三定”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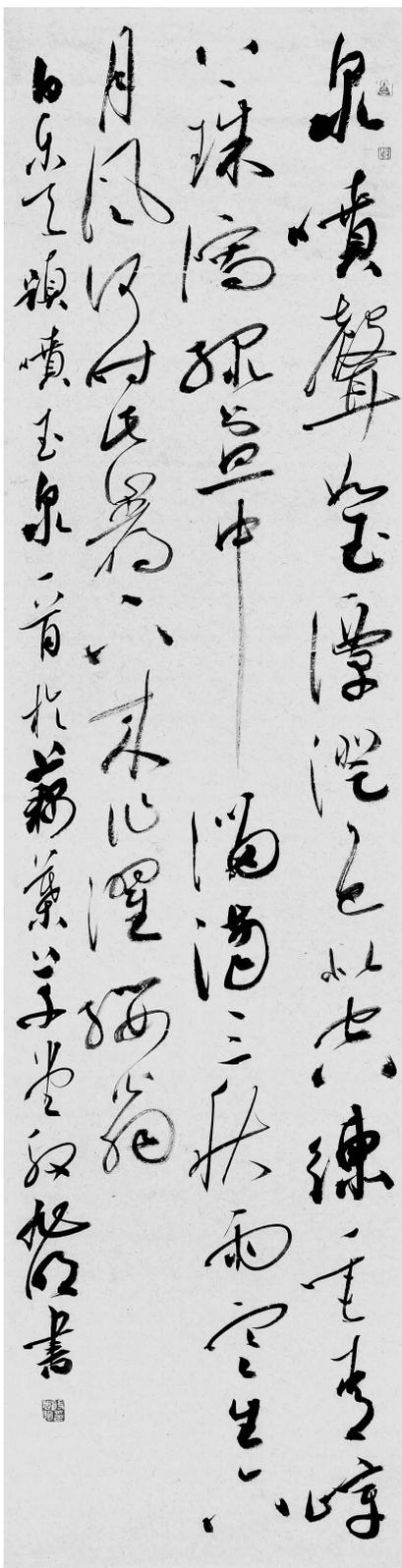
五代时著名山水画家和书画理论家荆浩在其代表作《笔法记》中对书画的“气韵”有个较为权威的阐释。他认为：“气者，心随笔运，取象不惑；韵者，隐迹立形，备仪不俗。”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书画创作要求作者“心随笔运”，要隐去作者的斧凿之痕，使作品看起来气韵天成。

艺术是相通的。这里的“气韵”虽是对书画作品的要求，对诗词作品也同样适用。如果更通俗一点讲，诗词创作上所要求的气韵，就是通畅，不生涩。

毋庸讳言，由于古典诗词格律的羁绊，致使一些初学者的作品读起来疙疙瘩瘩：“高厦琼楼盖宇遐”，“伟岸身躯旗覆红”、“港澳归宗忆梦圆”、“改革奋兴邦”、“万民敬仰温总”等。这些句子有的为了押韵而生造词语，有的为了平仄而颠倒语序，有的为了字数而省了不该省的字。

高手自然不同。遇到这样的尴尬，高手的招数很多，要么换词，要么改韵，要么调整节奏，终不会因文而害意。如蒋公的《读“鹬蚌相争”有感》就很大胆：“相争鹬蚌利渔翁，可叹人心苦不同。让一分风浪静，退三步海阔天空。”很显然，这首七绝的后两句的节奏都用了“三二二”的形式，与前两句的“二二二一”相比，做了调整。尽管这样，它仍符合“平起平收式”：平平仄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仄仄平。仄仄平平仄仄平，平平仄仄仄平平的要求。

造成诗词气韵不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释太多用典太滥，以致读起来佶屈聱牙，读者离开了注释典故，则不知所云。除两篇赋以外，蒋公的绝、律、词、曲，联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有人也许认为，既是古典诗词，在字词运用方面自然要“古”一些，“典”一些，其实，这是个误区。越是明白如话的语言越见作者的功力。



# 书法是最具男人味的

## ——欣赏殷旭明书法《白居易·题喷玉泉》有感

吴伟平

应该说，书法是最具男人味的。历代名家，即使最婉约的书法家，后人也要给他“柔中带刚”的评价。

也因这个缘故吧，女书法家们也会雄强起来，可惜偏偏这个时代阴盛阳衰——很多男性书家，写的字太胭脂味了，太媚人了。我不知这是否离书法太远了？

欣赏殷旭明的书法作品，谁都不会说“这书法像女人似的”。

没错，殷旭明的书法很男人味，辛辣的，就是要搅得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。

其书技之老到，令人赞叹；其书情之自由，令人愉悦；其书道之玄远，令人折服。

欣赏殷旭明的书法，不由让我想起一则寓言——

太阳和风比赛谁更有本事，看谁能把一个行人的衣服脱下来。风说，让我先来，便信心百倍地鼓起腮帮子，很吃力地吹起风来，以为衣服一定会被它吹掉。殊不知它吹的风越大，行人把衣服裹得越紧，于是它浑身力气，照样无可奈何，于是败下阵来。轮到太阳了，它把暖洋洋的阳光洒满大地，越来越暖和，不久行人便汗流浹背，毫不犹豫就把衣服脱了。风被太阳彻底打败了。

你能说太阳的力量不伟大吗？

可是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，谁还有耐心像太阳一样暖洋洋？

但书法绝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所有像风一样急躁者终会被淘汰的，若是成功，也会像风一样流行而去，留不下任何的痕迹。

所以在此，我想把殷旭明的书法比作太阳——能暖人心的太阳。南北朝萧衍说：“云鹤游天，群鸿戏海。”大致是如此了。

汉代董仲舒说“诗无达诂”，古人也说“取象不二，寓意多边”。诗文如此，书法亦是如此。因此看殷旭明的作品，不能简单地说是取法于怀素，这是取势于黄山谷，这是得益于“二王”，等等。他的作品因为融合多家之长，必然带上古人的风貌，也受时人影响尤其是时下的艺术精神的影响，也便或多或少地有点现代味。他的这幅《白居易·题喷玉泉》作品行草结合，浓淡分明，枯润互映，徐急自如，点画迢美，疏密相间，布白巧

妙，中锋为主侧锋为辅，线条相对细瘦有力，结体偏长，潇洒散淡，耐人寻味。米芾说：“字要骨格，肉须裹筋，筋须藏肉，帖乃秀润生。”殷旭明深知此理。而运笔的轻重，以及书写者的内心律动，充分体现出了一种涵蕴的生命力和音乐的节奏感。细细品来，真有“泉喷声如玉”，不觉拊掌称妙。再看作者所选的题材是白乐天的《题喷玉泉》，此诗不常见，但格调很高，可见他对古代诗歌的欣赏是不俗的。诗曰：“泉喷声如玉，潭澄色似空。练垂青嶂上，珠泻绿盆中。溜滴三秋雨，寒生六月风。何时此岩下，来作濯缨翁。”此诗表达了作者超脱世俗和高洁的操守。而透过殷旭明的书法，尤其是最后十个字，洋洋洒洒，直抒性灵，如泉喷涌，更见其功力和性情，完全可用唐张怀瓘的话赞之：“笔下龙蛇似有神。”由此，我们何尝没有读到这份卓然独立的情怀？

可以肯定地说，这是一件镇定自若的作品，这是内心世界自由传情的音符，这是有思想力度的桥梁，这是超越了生命体验的舞蹈。让人不由想起明代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中的几句话：“吾等学书，正如壮儿学手搏……直是要学其势耳。得势则跳跃颠扑，动能制人死命，令旁观者见其雄逸震荡，以为天且入其低昂簸弄中，奇态逸出矣。”叶培贵在《笔墨的超越》一文中认为：“笔墨本身非目的，人的心灵才是目的。”并提出：“技术工巧与否不是关键，精神的逍遥独诣才是目标。”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，并认为殷旭明也是注重心灵的自由和逍遥胜过于笔墨技巧。也因此，他才能如此奔放和洒脱地游弋于书法世界。

另外，书法如树，要使之枝繁叶茂，必然要熔古铸今，披沙拣金，辨析毫芒，不停地吸取非常丰富的养料。因此文化的组合势必给书法带来更长久的生命力。透过其作品，我感受到殷旭明是热爱读书的，而且涉及领域很广；他亦是热爱大自然的，懂得寄情山水，澄怀观道；他亦热爱生命的点点滴滴，并从这透明的微分子中悟出真谛。

总而言之，殷旭明的这件作品，包括其它作品，都洋溢着浓郁的阳刚之气，是书中伟男子！而其散发出来的热情，像阳光一样暖人心房，久久不能忘怀！

太阳出来了，日出没有了。

帆船

此行就是为了寻找帆船，然而我们没有找到。

事情就是这样的，风景不是寻找能得到的，你费尽心机地安排与守候，可他就是远你而去。有人远远地看见了帆影坚持要等待。有人认为风大浪急还是返程而去。舵手沉默不语，他有自己的主张。艇在险恶的湖中心转了个弯，踏上归路。那些帆，那些据说唯美的帆沉默在远方，只能作为我们的遗憾模糊而去。

一些小船擦肩而过，相机的镜头并不感兴趣。那些铁质的渔船对于渔民来说是牢固安全的，可是对于镜头来说是苍白的。没有任何的价值，这有点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费尽力气去寻找远方的风景却只能怅然若失，而身边的风景围着你转，你却觉得形同陌路。

光阴

来回三十公里，行走三个小时。光阴和这水路一样，你再怎么走也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，这倒真是让人心生恐惧。这明与暗、显与隐的关系配合成一种强大的暗示。我们急不可耐地离时间的岸边而去，觉得艇的速度太慢了，就像是要和时间决裂一样，盼望着走得更快更远。到了湖中央，就像是被时间遗忘一样。这是一种凶险的状况，我们其实不能抛弃光阴，但是光阴能抛弃我们。所以，经验丰富的舵手转头而去。

现实中，我们似乎能与湖水周旋，在湖中心转头而去，可是在抽象的时光里，我们如何能这般轻易地调转头？看来，光阴这道风景不好对付，还得好好对付。

# 日出高邮湖

周荣池

嘈杂的机器声吵醒了高邮湖的睡梦，她醒来打了个哈欠，全是柴油的气味。小艇把湖边浅滩的平静撕碎了，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剪刀，迅速地剪开一块本来完整的布料。凌晨的时候离开陆地去湖中间，日出还在酝酿，万籁俱寂的岸边被小艇的速度所抛弃，我们就像是决定抛弃俗世与光明一样决绝而去。

水路

高邮湖的浅水区被围网养殖的网分割成若干个区域，预留的航道就像是人烟稀少的街道，两边的网箱就像是尚未开门营业的商铺。偶然见渔人在收拾渔网，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并不在意。他们在意的是水里的鱼，对于我们这些凌晨早起还打着摄影艺术旗号的人而言，他们或者见惯不怪，或者根本视而不见。我们走在水路上，渔民在水路边，我们毫不相干也不必招呼，哪怕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他们的身影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关联。

日出

偶然因为相机而发生的关联立刻就失去了痕迹，这很像船和水路的关系，船过去水就平静无痕了。

太阳在东山酝酿着情绪，大家端着相机构思画面。太阳每天按时出来，并不在意我们怎么想。我们难得一次的等待也不会影响他的决定。

千呼万唤太阳冲破云层，世界睁开了眼睛。他看见了远处的城市，那些远离我们而去的城市，有高楼万丈，有工厂林立，有芸芸众生，一起都生机盎然地运转着一天的生计。一只船背光而来，朝着我们忙碌的镜头而来，他们背后晕染的阳光让摄影者激动不已。不知道是他们带来了日出，还是日出带着他们进入了镜头。这一刻，人和天地合奏了一首抒情的歌曲。我还这么娇情地想着，太阳一下子光芒万丈，周天一片云霞尽失。

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